

秋

燈

叢

話

初燈叢話卷之五

福山王

槭凝齋著

徐州銅山張令能吏也他日外出遇民婦投狀云身係嫠婦安貧守志有子年十六向為李姓牧牛早出牧晚常不歸主人逐之遂拾薪為活近於某日出至某日始歸凡七晝夜驅牛七頭而返詢之不答敢自首令拘其子至軀幹短小狀貌猥鄙蠢然一村童也詰其故不對脅以刑乃云前歲牧牛田畔見有美

好女子二人來云前村某家女也相與調戲  
遂成野合比散歸已越日矣再出常會合田  
間返輒經宿後女又攜兩美至并婢三人皆  
與私焉自是歡好無間已經數月昨來謂曰  
我輩緣盡將他適但與郎來往年餘未識妾  
家今當偕往至一處有塔一座由塔門而入  
房舍窈深床帳裯褥皆極華麗置酒作別歡  
樂徹夜臨曉謂曰念郎貧窶欲相助無如命  
薄何今且分手各贈牛一頭聊以表意因相

率送行代為驅策將抵家衆女曰妾輩從此  
別矣後會無期好自愛乃去實不知在外已  
七日也令訝其竒命暫繫此童出示召牛主  
越日領者相繼至皆宿州村人同夕失牛者  
村與徐屬接壤數里許果有塔在焉令諭牛  
主各捐金若干召其母謂曰爾子事涉狐祟  
不足深罪爾若守清節又能訓子以正志深  
可嘉今給此十餘金作爾養膳資牛各聽衆  
領還

兗郡有劉趙二人異村而居皆嗜酒赴郡城  
偶同飲肆中量相若遂成傾蓋交每至郡輒  
聚飲一日酒酣趙謂劉曰吾有女及笄君若  
有子結為婚媾可永固情好矣劉欣然曰固  
所願也酌酒定盟極歡而罷未幾劉喪偶趙  
往唁入室惟一襁褓兒呱呱床第問壻何往  
囁嚅不能答固詰之乃指兒以告趙怒曰焉  
有及笄之女而字孩提之童乎何見侮如是  
拂衣而去方趙之請婚也劉業入醉鄉朦朧

許可醒而悔之已無及趙歸告其妻欲離婚  
女不可曰一言既定彼雖幼我夫也且一悞  
豈可再悞兒所慮者姑既歿翁多外出乳哺  
無人必至失所何若攜歸親育之為得也父  
無如何從之饑寒疾苦女調護惟謹長始婚  
而女齒近邁艱於育為納妾生數子兇人至  
今稱之

太湖鄰邑居民某渡江舟覆聞空中語曰此  
人應歸太湖中且譯之覺身忽浮起遇救獲

免某雖得生頗惡太湖語有女嫁洞庭山往來必渡湖每值親家慶弔概託故不往一日女歸寧回夫家某送抵湖岸請登舟話別堅不許舟將發女忘攜奩具丐父回取艤舟以待比至呼舟子接授衆誚其癡乃履板而上足甫及舷忽風蕩舟開竟墜溺救無及矣余家瀕海康熙中有一巨魚隨潮至潮退不能去遂苑沙磧長數十丈高三丈許鬚鱗完具而兩目無珠村民駕梯而登爭取其肉數

日方盡目眦可容數人有失足墜其中者幾溺死魚骨大於梁刺粗於椽里人取以建廟或曰魚得罪龍神因抉其目或曰為巨蝦箝去未知孰是又村人泛海曾見蟹大丈餘螯如巨椽尾舟而前舵師戒勿言急撒米海中久之乃沒又有舟遭颶風入大洋遙見檣桅林立以千百計意為泊舟處也捩舵往將近絕無舟楫惟高檣植立水中舟子大驚曰此蝦鬚也觸之螫粉矣



予邑峇壚寺僧夜行河畔見二人蹲沙際云  
明年有驢騎人而渡者我輩得脫矣互相慶  
慰僧叱之不見心知為鬼而異其言也翌日  
佇俟水次停午有婦人乘蹇同夫至後隨一  
駒將渡駒跳躑不前夫乃負之以濟僧悟牽  
其裾告之故夫懼偕婦返夜半二鬼譟於寺  
曰吾等沉淪水底數十年今幸得代以爾饒  
舌超拔無期行且禍爾矣連擾數夕僧為禮  
醮乃已

磁州有馬生者性倜儻喜吟哦一夕挑燈誦  
讀忽覺香風習習几前恍如飛鳥飄落視之  
則一翩躚女郎笑謂生曰妾與君夙緣契合  
不恥自媒幸勿疑懼生神魂飄越遂相繼  
每夕必至至則異香滿室生父母初以為妖  
繼見生精神充悅疑頗釋久之家人咸得接  
談齒牙便利無不傾聽然終莫覩其形性喜  
歌每一發聲逸韻悠揚笙簧未足過也居五  
載欲別去生挽留之曰數已盡矣相依久不

無戀戀當暫停三日遍別家人於是眷屬畢  
集殷勤聚話衆從容請曰接談屢矣未覩芳  
容今遠別肯一示色相否言訖女已端坐榻  
上眉目嬌好真天仙化人也臨行出符數紙  
贈生曰妾與君緣雖已斷情未能忘他日或  
猝遭急難焚此當立至否則萬無輕瀆無何  
生以事忤達官某陷生於法囑州牧煅煉之  
勢頗危生憶前言焚符而女果至謂曰君恃  
才傲物應有此厄數日後灾星自退無足慮

旬餘達官以親憂去職州牧亦緣事左遷遂  
得釋生念女慕切復焚前符女至讓之曰相  
會未幾何遽違吾戒從此當棄訣矣生慟悔  
無措女曰後會既絕今夕當為君留但可清  
談徹夜勿少褻懼天譴也戚好聞風畢至見  
其踪跡頗異羣以仙目之女憮然曰我非仙  
乃畫眉鳥也馬生前世飼我倍極珍愛歷五  
載不倦是以感念夙情與偕僂亦以五載  
報也或問此去可証仙籍乎曰余功力淺薄

恃一綫靈光第能幻化形質尚須潛修數百  
年底可望成正果耳頃雞鳴曰時至矣轉瞬  
已失

無錫孝廉某美丰儀有玉人之目少時悅其  
女婢私之不可以小星約齒臂定盟乃從焉  
生授室後屢欲納婢而婦性嚴厲囁嚅不敢  
言婢屢促之未果中心鬱結適主母以小故  
請讓遽自經生屢躡南闈入成均應京兆試  
闈中丙夜方濡墨揮毫忽有操吳音者掀幔

入視之婢也生驚怖無所措婢含笑曰即無  
恐預賀即君今科捷矣前此投繯非闕君故  
妾命薄也但殘骨置水濱行將漂沒即君其  
忍乎登科後無忘昔情收葬高原感且不朽  
矣生深許之榜發果雋生父以春闈期近令  
留京肄業勿遽歸庭訓頗嚴不敢以私情白  
及入闈見婢盛怒而前曰即何爽約之甚也  
生懇試畢南旋必踐諾婢厲聲曰今無及矣  
負心薄倖我已訴冥司命懸旦夕尚作非分

想耶忿詈而去生完場後即病日漸沉篤乃遣人抵家陳始末生父遍為踪跡杳不可得蓋婢沒時藁葬水濱春水驟漲遺骸早付波臣矣生踰月而卒

寧夏某堡產西瓜味甘美甲於他郡有某姓種瓜十餘畝內一最大者視常瓜數倍驚喜以為神佑昇獻某紳家先是某鄰人早起見巨蛇伏瓜傍瞪目凝視瓜栩栩然隨之長大可合抱蛇始去鄰奔至某家以所見告弗之

信適紳聞鄰人語不敢嘗啖犬犬斃哄傳遠  
近謂某堡瓜有毒相戒不食而瓜業遂廢又  
某邑民園中結一桃大如斗妻摘以食夫咽  
未半仆地而絕姑以毒夫控官廡其情往驗  
之樹去園牆尺許適風吹桃枝拂牆角者再  
當其拂處露微孔掘之有巨蠹匿於內乃悟  
其寃而釋焉余家人自楚回云於黃河岸側  
見產高粱一本粗如拱穗婆婆娑四垂士女觀  
者相望於道物反常為妖或有毒物伏其下



如前蛇蠍之類

予邑諸生某博學能文弱冠入泮先達咸器重之謂是後來之秀某亦深自負視取科第如拾芥顧數奇屢試輒蹶某科行裝將發忽中止莫解其故有知之者云某臨行夢其父謂曰凡值省試士子祖父皆先期赴棘院考校善惡積善之家乘肩輿不善者荷桎梏兒科第今生已矣何必僕僕道路貽乃父縲紲苦也遂終身不試以廣文老

充郡諸生某私婢有娠母覺而詰之婢以實告母問生諱不承母素性嚴酷掠笞備至婢不勝楚訴曰願與卽君質苟涉子虛死無所恨生至婢詳述顛末并出贈物為証言辭確鑿生終赧顏不肯應婢屢受苦毒竟抑鬱死生入閨見婢來謂曰曩者妾未死懼罪潛逃耳今欲歸侍主母恐見責願得卽君手字為驗遂伸掌倩生書其上生時神思恍惚聽婢指揮信筆直書書訖婢顧笑曰聊洩吾憤耳

乃去生移時醒視卷面字跡縱橫即書婢掌  
中字也

余同年徐君士楹文登人中丞公士林弟也  
一日行隴上見車馬旌旗簇擁而來意達官  
過方欲趨避歛已至前一青衣吏鞠躬請曰  
方伯需人特迎公往署徐訝其不倫峻拒之  
吏曰不見允當再至言訖而沒儀從亦頓失  
所在始悟其非人也驚奔而歸後每出輒見  
懼而匿諸室吏復現形迫致曰陰牒已下辭

亦奚益且不過暫行攝理頃即歸耳何害徐  
畏其逼漫應之即昏然如寐旬餘不醒家人  
守視越月始蘇曰冥攝藩篆新任到始放歸  
問其情事不肯言惟云兄將來祿位遠勝於  
弟好自愛中丞後登第歷官蘇松巡撫清潔  
自勵不名一錢以勤勞沒於任同官贈賻儀  
千金徐却之曰兄素矢清白恐拂初心不敢  
受

上聞而嘉之時徐已雋鄉榜

賜

進士授東粵某邑令抵任踰歲卒

予邑之梁山下漁人網得一魚首稜稜似鵝  
形雙目閃爍若向人乞憐者異而放之其去  
如矢甫及波心霹靂震耳海濤山立魚陡長  
數丈回首向岸叩謝者三乃鼓鬣揚鬣而逝  
後漁人每舉網必得魚稱小有焉

揚商王翁以勤苦起家晚年田連阡陌臧獲  
盈門王衣粗食淡晏如也每他出喜獨行一  
日五鼓赴儀徵城未啟席地以待有二人踵  
至若公役狀坐王側詰所事曰奉票往儀徵

拘人數三十有六限三日畢集是以早行王  
索票見已名首列駭之因謂曰露處頗寒願  
具薄酌以盡微情邀入肆流連勸侑飲畢王  
曰票中第一名即我也不知何以見拘役愕  
然曰實告君余非人乃陰卒也適叨厚愛不  
能少為地奈何但票中人數頗多俟先拘若  
輩君歸處分家事三日後再來相邀是即所  
以報君也言訖而沒王歸召集親朋謂之曰  
今將永訣如念曩好幸偕赴儀徵一別遂乘

巨舟令僮僕俱隨行抵中流見一婦人奮身  
投水王號於衆曰能拯者酬多金衆競救援  
婦得免詢其故云夫不才荒於博勸之反見  
辱慚忿莫伸故自溺也王召其夫予百金俾  
改業抵儀徵悉焚諸奴券放歸置酒與親朋  
高會踰期無恙乃返棹回而竊疑其誕也次  
日復早起立俟城闌頃見二役蹙躄而來王  
迎謂曰俟子三日昨始歸非爽約也役曰君  
數應終因力行善事盡釋前愆增壽二紀冥

司責我輩漏言杖配遠方矣王請再酌役曰  
君今陽氣甚熾不敢前如念曩好代為懺悔  
俾稍減罪孽君之惠也王許諾倏忽不見  
諸生某豐才博學屢落孫山而志不衰年六  
旬餘復試棘闈三藝成頗自喜剪燭朗誦正  
擊節時忽一人牽簾入曰告字某畫一時失  
記公幸教我因伸掌索書生笑曰腐頭巾此  
字亦忘却耶遂援筆書其掌其人遜謝去生  
展卷披閱不覺驚叫鄰號競出視生試卷上



一告字墨跡淋漓愕眙問故生訴其由乃納卷出蓋生固以訟師世其家者

馬桂官吳郡名優也長興蔣某赴蘇見而悅之傾心相結馬感其情從之歸蔣惑馬坐卧不少離戚友規勸弗聽其妻患之無術可遣詭曰馬子丰姿濯濯如春月柳妾見猶憐無怪君之眷戀也蔣聞言大驚恐妻有異志乃贈以金帛涕泣與訣馬訝之詰其故以實告馬憮然曰情計如吾兩人何來此魔障耶請

淨身以釋君疑遂自宮蔣為延醫調治痊後  
情益篤無何妻歿誓不再娶與馬寢處若伉  
儷蔣饒於財惡少多挾之以邀重利有不滿  
其欲者控蔣私蓄內官蔣懼厚贈馬使之潛  
逸上下賄託乃得寢而貲財亦零替殆盡矣  
後應京兆試入都遇馬於慈仁寺服飾華麗  
握手道故馬欬歔曰不意君蹉跌至此吾今  
給事某王府幸蒙委任囊頗豐君勉志功名  
當竭資襄助倘得善地舊業可復也為蔣援

例除山西某邑令未幾馬緣事為王府遣出  
往依蔣情誼如初蔣性喜揮霍座上客常百  
餘人且簞簞頗不飭馬屢諫弗納乃從容謂  
曰日不常午何不預營三窟耶蔣曰誠善顧  
安所得腹心之託乎馬曰某不可當此任耶  
蔣出金授馬馬挾之而遁留書曰君危若朝  
露燕處自喜今且別矣衆咸謂蔣不知人蔣  
曰某之獲官此土馬力也且安知馬之終負  
我乎無何蔣以貪墨敗戚友星散偕子僑寓

僧舍饕飮不繼而追幣嚴切狼狽萬狀無過而問者一日有僧來訪視之馬也謂蔣曰曩不聽吾言預知有今日余囊中物可稍解目前急欸曲數日辭去逾年蔣病歿馬來弔哭極哀適遇 赦援免乃同蔣子扶柩南回蔣子隱傷無家憂形辭色馬曰公子長興山中有薄產何過慮也蔣子不解至則舍宇脩整沃田數頃居然康阜馬為之卜地營墓訖出券契冊籍謂蔣子曰此公子家物某歷年所

生息者謹以相授今而後吾事畢矣請從此  
逝蔣子謂馬將遠去苦留之馬笑而不答明  
晨不知所往遍覓之見馬倚墓樹而立以手  
牽帶置項下即之氣已絕揀其底衣繫白綾  
一幅書偈其上曰前世冤家今生佳話蠶死  
絲纏烟消雲化蔣子感其義以禮葬之父墓  
傍

東萊王兆麟前明嘉靖壬子解元也春夕偕  
同人夜讌坐中一人曰郭外東嶽廟頗著靈

異孰敢往取神圭當拜下風王應聲願往有  
諸生李某時微醺攘臂請先行衆未及應已  
離席而去久不返王疑李不勝酒故託大言  
遁去遂繼往抵廟拜禱登案取圭出聞院中  
有呻吟聲跡之見李生高懸樹間並無綰結  
扶之不得下大驚奔告同人咸集神廟焚香  
謝過李墮地良久始甦詢其故云甫至廟未  
及叩拜瞥見一長人持巨帚喝曰王大人將  
至余恐甚匿香案下長人入繞室掃除奉案

幙見余怒猝之出遂昏愒罔覺王仕至兵備  
道歿時同郡有王某妻方臨蓐王夢一冠服  
人登堂展謁視其刺乃兆麟名云與翁有宿  
契願假館相依王方錯愕不知所答忽家人  
以生子告驚寤因名之曰兆麟終嫌與鄉先  
達同名更名萬象萬歷壬子孝廉仕至大京  
兆臨終囑其家人曰吾將降生江南趁壬子  
科去矣言訖而瞑

雍正初蓬萊楊令一正有幕友闕生濬遠揚

州人夙不諳聲律之學一夕夢空際垂素紙  
一幅長丈餘書云微雨初晴淡泞天鵲華雲  
淨月娟娟雙峰聳秀相高下萬樹榮枯各歲  
年獨鶴遠飛沙浦立蒼龍潛伏石根眠洞庭  
水森煙波濶搖宕星光一釣船運筆飛舞矯  
若游龍正吟哦間轟然有聲如雷紙忽凌空  
捲去闕遂驚覺

郭姓恩縣人住四女寺鎮宦裔也家中落鎮  
有販紅棉線者至棠邑過張大司馬門媪婢



輩傳呼估買偶詢里居一婢曰太夫人鄉鄰也遽入白俄太夫人出白髮穆穆約年七十餘矣召至廳前問曰爾知郭氏近况乎對曰郭餘二子家計蕭條迥非昔比矣又問曰其樓無恙耶對曰尚未拆毀曰郭吾姪也煩致語便中視我任貧迫無賣樓也貽以酒食並餽之贐其人歸語郭郭曰吾安得有此姑曰彼意諄諄盍往探之郭束裝往太夫人見之悲喜交集二子亦不敢細問越日命車馬偕

郭歸省墳墓夜分屏人語二子曰爾識我乎  
我乃爾祖母婢也待我甚厚祖母歿爾父體  
先人意不索值出貲嫁余東昌為媒氏所誑  
遂為司馬側室現任某郡太守者我子也我  
以主人厚恩遂冒郭姓受封樓中頗有積  
鏹皆我與祖母親埋者歷歷誌之可掘取也  
如言發之果獲多金郭仍為富室

黃邑姜姓妻王氏幼時坐榻上天忽陰晦巨  
霆暴作見一物大於貓伏匿膝下移時晴霽

物始去而裙裾間臊濕若溺心竊異焉後歸  
姜姓姜應康熙壬午鄉試二場病疴力疾入  
漏下三刻甫脫稿忽燈蕊爆落卷為所燬窘  
迫無計一老叟褰簾入曰君無慮當代易之  
頃出卷授姜曰君表中多疵句恐為累如不  
棄鄙陋某有數聯尚可採擇姜閱之組織精  
工迴勝已作德馬詰叟姓氏曰姓吳侯君鹿  
鳴筵後當踵賀也姜完卷詢同號者並無此  
姓甚驚訝之榜發果獲雋赴宴時知書藝幾

被落賴表冠場耳心益德叟深以無可踪跡  
為憾歸寓有迎門而候者視之叟也延入展  
謝叟笑曰山荆蒙尊閻太恩聊以相報何謝  
焉姜愕眙不解叟曰歸問當自知之方姜之  
未歸也王氏夜夢一艷婦斂衽而言曰夫人  
識妾耶昔蒙蔭庇得免於難今妾夫已代為  
報矣王把袂欲與之言忽報錄入至喧闐驚  
覺姜歸語其故方悟昔年所化之物即狐也  
託於王以避雷劫耳姜中康熙丙戌進士歷

官兵科給事中

有富室子遇相者曰某日時應為牛角觸斃  
疑其誕而恐或驗乃深居院庭足不窺戶屆  
期復樓居防範周密停午啟牕凭眺謂過此  
以往相士之言不應矣俄耳內痒甚取簪搔  
之忽風來窻闔觸簪貫耳遂死蓋簪係牛角  
製也

錢唐章明玉娶妻汪氏色美而才琴瑟最調  
章客楚中夢抵家杳無人跡惟見壁間題二

絕云寂寂花時鎖院門綺窻風破月黃昏海  
棠開落春無主誰惜亭亭倩女魂草草春風  
十七年漫嗟紫玉竟成烟他時却扇重相見  
珍重蕉窻話舊緣覺憶詩句不祥急束裝歸  
而妻已物故矣章哭之慟搜箱篋得絕命詩  
二章正夢中所見也屢議婚未諧後官粵東  
從化令始續絃李氏却扇時面龐酷肖前妻  
審其生辰即汪之逝日也細話前事適窻外  
微雨滴芭蕉浙瀝可聽屈指歲月已十有七

載矣

河南劉孝廉石渠精數學占驗如神康熙己卯春予外舅勵文恭往問科名劉笑曰尊翁座上客不可慢也再問之不答及歸李殿撰蟠適在座是秋獲售正考官即李也劉屢蹶禮闈而每試必赴衆謂曰君負管郭之智既知藥榜無分安用此僕僕為曰此亦有數存焉艱辛須盡償之妄行趨避恐遭陰譴耳劉房師為德州盧公喜臣抱孫其子也幼時每

以終身問輒曰公子賢人也以為諛詞置之  
後成進士再任兩淮一任長蘆理鹺政者三  
方悟前語蓋鹹與賢音相仿也

淮安寺僧某常往來徐沛間一日薄暮途行  
忽天氣清朗如晝見道傍朱門粉壁樓閣參  
差方佇立疑訝間門內一女即出光艷動人  
含笑相招僧魂迷神蕩徑與女郎攜手而入  
覺名花異植應接不暇適有途行者遙見一  
人坐塘側形狀怪異連呼不應就視之乃僧



自取穢泥遍塗頭額叩其故云我自與麗人  
遊何與卿事而來相溷耶途人知其涉邪批  
頰數下始恍然寤

予邑有軍戶丁姓楚省人以宰牛為業一夕  
獨行街衢有輿從鹵簿飛馳而來方欲走避  
為輿中人所見叱問衝路者誰前馳以屠牛  
丁姓對輿中人怒曰可剗其目言訖車馬人  
從飄忽若風瞬息不見丁歸目遂眚

萊陽遲某讀書山寺中秋步月見一書生醉

卧巖畔有紅丸自口中閃爍而出圓如徑寸之珠遽前吸而吞之書生驚覺懇曰還我物當圖重報心知狐也吐還之後任直隸磁州牧制府趙公之垣以遲無治才頗相齟齬一日報有故人吳某來訪延入即書生也曰聞君不獲於上官眷念曩情願効指臂耳遂代為擘畫凡所陳啟悉中欵要自是得趙公歡遲性豪侈日食全羊猶云無下箸處吳以殺生太重屢戒不聽尋辭去未幾署遭雷震延

燒衣物殆盡驚悸成疾以病免

山西某村每夜雞多亡失競覓無踪後有人  
至古廟見死雞數十頭堆積簷下內惟一柩  
停焉莫解其故有蔡某者素饒膽力衆慫慂  
覘之及夕月光皎潔蔡詣廟潛伏樑際夜半  
戛然有聲棺忽闢一女尸蹙然起旋躍而出  
移時雞聲喔喔自外來則尸挾數雞反已坐  
棺中矣屢嗅若疑有人者頃手握雞項吸其  
血血盡擲門外復屢嗅乃仰卧棺閉如初某

屏息觀之股栗欲墜天明衆不見其出抵廟  
視之則盤曲樑上已昏去救甦得其故鳴於  
官昇至郊外焚焉

晉藩朱公一蜚好秉燭寢竟夜凡三易率以  
為常乾隆辛酉調任楚藩起程前夕燭焰結  
花大如卵火光高數寸東方既白含葩吐穗  
熒煌如故詢諸僕從燭猶昨夕所燃並未更  
易親朋稱異咸賦詩紀瑞無何被議尋歿語  
云反常為妖信哉

寧夏私販某避邏卒盤詰繞山而行洎至一處懸崖仄徑溪水潺湲行數里境漸濶溪中石卵累累大者如拳小者如彈丸某拾其類毬者二攜歸兒童戲蹴之熠熠有光磨視乃金也喧傳遠近競往尋覓峯巒猶是而石卵杳不可得

余郡少司馬李望石先生初名立順治乙未成進士授館職賜名贊元康熙初官侍御按巡楚省武昌寺僧某稔惡多端而錢神廣

佈莫敢發其奸公假日者覘焉僧延接良殷  
頃趨出久之不至公起視外戶已扃正惶惑  
間有小沙彌伏墻際謂曰爾非按君李公乎  
公咄之曰聞新按君山左人頗身長髯今公  
語操北音面貌惟肖必微服來探者師謀夜  
靜時縛而投諸井若不以實情告此厄恐難  
免矣公聞之懼而虞其以言飶固詰之沙彌  
泣曰我亦良家子遭其污騙欲報無由豈肯  
復相傾陷耶公察其誠乃出印印其臂令赴

官投首無何官卒馳至啟戶出公捕僧訊之不答第問公原名為何公告之歎曰數也夫復何言遂斃諸杖僧少時曾遇異人謂曰他年值非桃非杏非坐非行之人當謹避焉公名姓恰合誠數之不可逃也沙彌還俗從公今子孫猶有存者

終南山有石洞當亢旱時村民設壇祈禱必於洞中取水雨乃降洞在山之麓狀類井兩旁梯磴歷歷即就石鑿成者衆挈瓶秉炬而

下歷百餘級始達洞底舉火燭之旁有竇高三尺許進不數武復一竇亘其前低僅尺餘蛇行乃能入紆曲與折高低不一而森寒逼人炬搖搖欲滅約行一晝夜忽平坦軒豁與夏屋等四圍石壁光潔如削中構一殿鑄鐵佛三殿後有聲甚厲怒號不絕跡之得巨穴聲自穴中出或投以物即有迅風捲之而起相傳龍潛其下得雨後必返水於此否則後雖祈請不復驗殿前两壁各有清泉一股左



右噴激往來如織又如素練之橫亘空際第  
見晶光迸射曾不墜溢涓滴取水者舉瓶於  
首望泉跪祝移時有水如珠墜瓶中頃即涇  
然滿矣急起以絮塞瓶口持之而出比至洞  
外已陰雲四合油然欲雨及入壇則滂沱立  
霑焉

山西何生隨叔某遊京師寓崇文門內年未  
弱冠叔防閑頗嚴不令外出一日叔赴友人  
飲生潛至街衢眺望俄見輕車鞞鞞而至珠

簾繡箔數青衣欵段相從內有女郎紅粧艷  
冶頻褰簾以目挑生生少年心醉信步隨之  
歷數衢不覺日暮至一巨宅女即下車招生  
入堂中錦茵燦設異香滿室酒饌紛陳倍極  
珍錯遂止宿流連數夕生迷戀佳麗頓忘其  
出之久也叔歸覓姪無有跟尋頗急女已知  
之謂曰君家踪跡者行將至此可速歸命青  
衣導之出生惆恍如夢方欲覓路旋為物色  
者所得奔告其叔叔詰之乃以實對跡其處

則宣武門外將軍教場籍沒官房也封鑰儼  
然窺其內惟蓬蒿滿徑而已

秋燈叢話卷之六

福山王 械凝齋著

即墨韓某訪道名山數年不返父母覓至勞  
山上清宮見從一道人遊促之歸後欲再往  
父母嚴防之鬱極而狂跳踰垣屋乃拘而幽  
諸室一日撼戶呼曰吾師於某日行可速出  
我遲無及矣家人以為妄臨期韓破窓躍出  
奔往上清宮詢之云甫禮拜出跡至下清宮  
云已赴海矣追及海濱道人踏蘆而渡離岸

已遠見韓至遙謂曰念子遠來如不相忘來  
歲中秋可訪我於焦山之陰頃之烟波萬狀  
渺不復覩及期往訪道人已先在謂曰子信  
人也乃攜至一庵囑曰靜坐蒲團凡有聞見  
須忘却身心切勿恐怖韓唯唯半夜狂飈驟  
起牆宇震搖一虎咆哮而至有吞噬狀初甚  
驚悸憶道人言收神凝坐虎相向久之始曳  
尾去既而火光照耀滿室皆紅瞬息間窻戶  
俱燬烈焰逼近鬚眉韓屹不為動火頓滅復

聞波濤洶湧聲如崩裂俄自窗外奔瀉而  
初僅及腰漸沒至頂仍不為稍動頃之水  
消萬籟無聲寂無所見而東方已白矣道  
謂曰子功力已臻其半當益勉之我有道  
見邀數日方回可耐心靜俟庵後門切勿輕  
啟也既去復回叮嚀者再韓住庵數日道人  
不至念諄囑可疑暫行開視師豈知之甫啟  
扉道人迎門突入呵曰何道心不堅而違我  
戒致前功盡棄耶韓驚愕謝過道人曰子緣

分止此耳注水釜中命韓蕪之謂曰爾誠心  
相隨無以為贈釜中水可任意取飲竈旁列  
盎盂盃盤等器韓心志灰頽乃取杯飲少許  
道人嘆曰吾固謂子緣分薄淺此玉液也多  
飲之可以伐毛洗髓今吸此涓滴僅能却病  
延年我亦從此逝矣轉瞬房宇頓失身露處  
岩穴間惟聞松風謾謾溪澗潺湲而已  
有童子某雙目失明聞勞山道士多異人往  
求之道人曰恐爾立志不堅徒勞無益也童

矢天誓日自明無退悔心道人出三針撒山  
凹中謂曰子能如數拾得可立見光明童敬  
諾日入山尋摸無間寒暑始猶歸庵兩餐後  
則採松毛柏子而啖之恒經日不歸手足重  
繭肌膚皴裂不以為苦歷數年始得一針道  
人曰孺子可教矣當益勉力勿懈又經載餘  
復獲其一第三針甫數日而得不禁狂喜雙  
目豁然頓開泥首謝曰非吾師異術弟子何  
能重觀天日道人曰志一則神凝神凝則精



承應言  
氣充足而慧光內結雙目自可復明權操於  
爾何異術之有

杭郡孝廉沈某學問博洽邵君元齡器重之  
延請訓子督課頗勤一夕方就枕有二青衣  
人自床下出強沈行不從掖之而去天色慘  
淡杳無人踪行數十里隱約有城郭入焉至  
一衙署門宇巍煥侍從森嚴有達官坐堂上  
據案理文卷呼沈曰爾知罪否沈自揣生平  
無大過以不知對達官哂曰爾細思之沈念

母多年未葬不孝之罪莫大於是達官曰非也沈念少年不檢曾狎一女婢且多口過罪應坐是達官搖首曰亦非也沈遲疑間有吏稟云此沈某前世事今生安得知達官頷之命役取水一盂至令沈照視頓悟前世山西人執鞭為業有客僱沈騎見重貲遂生異心路過太行時值薄暮險峻在前遽推墜之而劫其財了了如目前事達官曰爾知罪乎沈戰栗未及答達官拍案怒曰既知罪矣又何

辭焉沈魂魄飛越不能自主頃之神少定所  
見俱杳而陰風漫漫波濤洶湧浩無津涘恍  
惚已化為巨蛆形附葦葉上隨波旋轉慘楚  
萬狀痛哭而醒邵問之以夢告曰冤業相尋  
不能活矣邵多方慰解沈曰命盡須臾公長  
者願以身後託乃索筆書吾必死矣四字嘔  
血數升而絕

吾鄉孝廉張某雍正壬子應試省闈漏下三  
鼓陡見婦人褰簾諦視曰非也轉瞬失所在

張大驚徧語同號生一老儒蹙額曰是為我來也張愕然問故曰先兄即世寡嫂守志忽有煽中冓語者予恐為門戶羞白諸母令改適嫂遽自經後每試輒相擾惟是釁有自起萋菲者實階之厲奚獨予咎慮其仍為祟也延僧懺悔謂庶幾可免今復爾爾是終不我釋也言訖神色慘沮張解慰間號板忽砉然撲地硯覆卷上墨污殆遍生潛然曰今生已矣夫復何尤索張草視之曰君文雖佳慮難

入彀吾三藝頗得意君試錄之倘朱衣首肯  
庶知予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張如言榜發  
果雋

揚州有顧氏兄弟者販雞為業勤苦力作家  
漸饒為弟納婦生子後兄嬰惡疾輾轉床蓐  
不能生理弟憎之詬詈時聞兄忿甚乃匍匐  
池中溺焉弟收葬後祓除房舍酌酒自慰醉  
先寢妻挑燈縫紉門忽軋然啟見一人泥水  
淋漓躑躅而前乃其兄也妻駭極欲呼倏不

見其夫忽口動目瞬不能出語驚告鄰右莫測所以凌晨方號呼而醒臀創墳起若受杖者云兄訴之冥府因余陽數未終遂笞責以儆耳時有麪店王老頗愿樸富室咸信之稱貸每不索券一日貸五十金懷歸夜已闌恐有不虞密置枕內其嫗不知也越宿而王老死富室遣人詢金嫗無以應顧呻吟床榻疾少閒問王老安否妻云歿已旬餘顧瞿然曰幾悞矣速掖我往抵王店謂嫗曰冥中見爾

夫云寄語我家貸金宜速還遲則落畜道以償之嫗力言無有顧曰金置枕中爾家無知者故煩我轉白耳如言折視金故在也

海寧陳生妻某氏陡染奇疾白晝起居如常夜即呼號悲泣若有物憑焉百方不能愈揲著決疑得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莫解其義夜有縣胥三人叩門假宿陳欣然欸留忽聞哭聲來戶內陳倉皇奔入踰時乃止陳出衆詢所以云內人嬰此疾年餘矣醫藥罔

痊諸君惠顧其有異術相拯乎衆茫無以應  
夜闌陳辭入頃哭聲復作三人聒不成寐乃  
相與徘徊堦墀恍惚間一紅裳女子自內出  
而哭頓息訝之共俟戶側見女子一入室則  
哭如前三人謂曰殆是為祟也俟其出尾之  
東去至村外大樹下隱隱而沒三人環守樹  
旁曉無所見乃回陳出謂衆曰昨夕三鼓後  
內人安眠如初前此所未有也衆以所見告  
陳聞之色變曰有是哉寃孽相尋無生理矣



蓋陳妻御下嚴有婢不勝捶楚縊死埋樹下  
夜所見即其魂也衆問而知其故曰何害彼  
自輕生耳且主奴之分不可沒盍往樹下曉  
以大義延僧懺悔厚恤其親則死者怨釋而  
病可瘥矣陳從其言遂愈

康熙中長安肆客貨一皮毬大如鵝卵縫紉  
周密搖之窸窣有聲莫知其用經年無問者  
有西賈見之撫弄不已叩所值客察其異詭  
之曰十金賈曰當如數客益驚大言曰適相

戲耳非三十金不可賈亦無難色既售客曰  
吾以此博公多金勢無悔理公幸告我賈曰  
此東珠也舟行恐為蛟龍攫故藏之皮中以  
韜其光耳

山陰諸生某妻歿閱月即續絃妝奩器用皆  
前妻物也合昏夕陡見亡妻坐帳中生狂呼  
而奔婦亦驚仆家人扶救起忽作前妻語曰  
薄倖郎我逝方一月何忽遽不能待且居我  
室用我物曾不以杯酒相告人之無情一至

此乎我今取新婦行將及汝矣舉家哀祈良久婦乃蘇立移居別室四時婦必親祭終其身弗敢替

太湖漁人汲水灘畔拾得一盆細潤古樸將攜歸忽波濤洶湧湖水頓長其人急走水亦隨至大驚置湖中水遂落

宛平徐某承祖業頗豐及晚年耗費無餘歿後示夢其子曰我生前蕩爾祖產今當償汝明晨出廣寧門值披蓑負鷄囊可採取之

有啄爾拇指者即我也買歸勿失覺後以為  
妄復夢其父怒曰何悖慢不信吾言子異之  
晨往果遇貨鷄叟試探手囊中一鷄起啄其  
指出視之素翻如鷺神駿不凡市之歸初賭  
酒食輒勝後稍貸金與人決雌雄屢鬪屢捷  
時此風盛行貴戚子弟爭招與角鬪每局多  
至百餘金無不勝者遂恢復舊業如初一夕  
復夢父謂曰已為償足戒將去矣曉起視之  
鷄已斃

予堂兄某宅旁有墳一區前明周千戶墓也  
後嗣式微遷移祖墓得一鏡可以摺疊舒之  
鏗然有聲芒鑿毛髮求售錢數千兄以其墓  
中物却之後不知歸誰氏

通州賈人某性嗜羊夏日啖食過飽復飲冰  
水一盃旋即卧病狀似瘋痰而脈理則非羣  
醫束手後一醫至詢知致病之由乃命取佳  
釀十餘罈煮數沸傾浴器中昇病者坐浴冷  
即易焉凡數次通體汗淫淫下移置衽席須

史蹶然起平復如常或問醫遵何術神效若  
此曰多食羊肉為冰水所凝胸膈閉塞故病  
今得酒氣熏蒸汗出則滯化而疾瘳矣何神  
之有

江撫某公太夫人夏日染急症危甚延醫診  
之云年邁表虛服參桂當立愈僕司煎劑捧  
獻行數武忽躓而藥傾焉惶懼莫措憶肆有  
貨香薷湯者色頗類市以進飲之而愈撫軍  
厚酬之醫揚揚有德色僕私曰盍分惠否則

漏言醫驚愕僕告以故乃分給焉蓋偶中暑  
氣醫誤視為虛症也

某山蹊有石卧道左或偶近其旁輒青傷遍  
體叫號而絕衆莫解其故適一叟負椒囊過  
而憩焉見者驚相告語叟曰坐此已逾時矣  
何害共發石驗視有尺餘巨蠍死焉向者皆  
中其毒椒性辛辣足以制之耳又某村寺宿  
者多死漸致頽廢有雄黃賈夜行失道入而  
假寐黎明見佛口中有物蜿蜒下垂諦視之

蛇也蛇畏雄黃觸其氣遂酥軟不能動鳴於  
穴搜出撲殺之

霑化李司馬家居池館林泉擅一時之勝顏  
其額曰亦園夏月晨興偕友人散步聞鼯聲  
隱隱跡至書舍有狐卧榻上大如犬毛黝然  
而光令僕潛入持之狐醒作人言曰我向居  
城北古塚被酒誤入祈赦餘生感且不朽客  
有議取皮為冠者狐哀鳴雨泣李憐其能言  
謂之曰今赦汝吾郭外有山庄數椽頗幽僻



假汝藏身勿為人禍此地不得再至也狐點  
頭作叩謝狀乃釋焉倏不見庄側為張氏別  
墅名可園風亭月榭與亦園相頡頏張有西  
賓高某寓園中值梅花盛開獨酌月下更餘  
興未闌徘徊庭除見一女即自花叢中出淡  
妝雅服丰韻嫣然高驚愕未及問女曰我狐  
也前蒙李公宥令我安居此院聞梅花爛熳  
特來遊賞且與君有夙緣幸勿以異類相訝  
高性素豪放復中酒遂攜入室後每夕輒至

情好日篤，狐頗通翰墨。高嘗出其詩詞質，諸  
同人衆以高風不嫻聲律，詢得其故。傳聞遠  
近，能詩者競造訪之。狐每與唱和，其警句如  
鳥啼春有泪，花落月無聲之類，膾炙人口。需  
邑好事者咸藏其稿。又善絲桐，欲聆其奏，埽  
除密室，衆坐戶外，聲泠然出簾櫳間，踈越悠  
揚，四座傾聽，一時琴師莫與匹也。

江南方別駕，鳴夏雅愛手談。康熙初，應楚藩  
伍公格幕，偶訪友城外，值友與客奕，客布局

甚高詢其氏曰王姓與之談頗風雅遂成傾  
蓋交延至署行裝華好而恂恂若書生似無  
他能者人未之竒也一日署外火王隨衆往  
觀火延援例某監司家焰勢迅猛其兩子棲  
居不得出監司號於衆曰有能拯吾子者酬  
千金王聞之聳身躍入捷如鷹隼須臾負兩  
子下監司喜極謝曰感君大惠已活我子箱  
篋中尚有部照一紙係某他日服官券不識  
猶肯為力否王復騰蹕直上挾數箱冒烈焰

飛出方其初登人第見白馬往來烟焰中比  
出樓已灰燼而王神色自若也衆始知為非  
常人競求其術王曰城東數里外洪山之麓  
有寶通寺深宏幽靜盍具饌餉我藉陳薄技  
伍公乃擇吉張帷於廟賓朋畢集酬酢移時  
王袖中出鉛丸二謂衆曰諸君欲觀此耶即  
拋擲空際旋有白光两道各長丈餘上下盤  
旋矯若游龍而寒氣侵人不可逼視忽聞崩  
塌聲牆宇震動殿東南角銀杏一株大數圍

嶄然中斷矣衆相顧驚愕白光倏沒王頓失  
所在遺素紙一幅署曰與方公交半載囊中  
物留以誌別計其物可值數千緡

棲霞林次山未第時午睡方醒有僕夫控馬  
造門曰主人有事相求祈賜光臨未及致詳  
隨之往至則宅第崇宏一叟貌頗魁岸候門  
揖入饋馘羅列勸酌殷勤從容請曰吾子若  
孫每為公族人所苦幸垂憐憫實感高惠林  
族多習獵者默悟其異謂曰此易易耳某潦

倒半生尚能獲一第否翁非塵埃中人當預  
知之叟曰公異日名登四榜無虞也言訖命  
僕送歸將抵家僕馬俱杳視所騎乃一竹杖  
耳林歸戒其族勿淫原獸族人咸如約後三  
中副車至康熙戊子科始雋方悟四榜語  
予族姪某與村人戲扶之而仆頃始甦云初  
仆時恍惚有人持繩繫之去至公廨見一官  
坐堂上云此人不宜來可放歸乃蘇又紹興  
張李二人素交好偶因事論辨張以掌扑李

胸李驀然昏倒扶之已僵矣張大驚潛遁經  
歲餘知其未死也遂歸李聞之過其家殷勤  
話舊張曰前者恃愛與君角口並未著力何  
至乃爾舒掌仿其狀李仍仰仆而絕力救不  
復醒張心知為宿孽詣縣投首云

小兒號為啞科調治頗難遇僧人授予海上  
方云小兒三日後取雞子白粘擦前後心手  
心足心及兩肩井穴各十數遍見有黑絲即  
用尖鑷拔出以不見為度可除一切胎毒驚

風等症出痘亦稀試之頗驗

登郡士人某娶婦至門兩新人從輿中出容貌宛肖家人莫能別白無如何乃共安之兩婦俱賢淑各有所出一婦先歿一婦撫其子女如已出又數年亦歿毫無他異究莫知其真贗也

予邑西郭外元帝廟來一道人不知姓名貌蠢甚而力作頗勤仲夏麥將熟道人遽刈以歸師呵罵之弗顧也未幾淋雨浹河水暴



漲鄰麥漂沒殆盡方悟其異覓之已遁去  
天津某氏婦臨蓐產一肉毬旋轉不已夫以  
為怪埋諸郊踰年復產如前剖而視之儼然  
嬰兒也哺之成立登賢書紹興尹友堃云其  
婢女之父亦生肉毬中剖之得活初家饒裕  
及其長也田產蕩盡遂鬻及子女焉  
康熙中有方士某言未來事多奇驗甘中丞  
赴任滇南某祖餞謂曰公好自愛一路功名  
到吉祥以為諛詞置之後盡節吉祥寺乃悟

其語又予宗人某試用川省問之答曰子指  
日位列三台大喜謂將來台鼎可期抵省適  
三台縣缺出撫軍題署踰歲卒於任

山左王生有戚某任楚湘潭令寄函招之生  
往令適卒羈寓僧寺一夕挑燈獨坐有女子  
褰幃入丰姿艷絕掩袂笑曰良宵兀坐得毋  
岑寂耶生驚詢所自女曰妾家不遠近在西  
鄰生悅其美不暇細詰既而枕畔自云小名  
繡琴寺牆外高樓即妾居也曉去夜來情好

甚篤他日偕僧散步寺後有畫樓高出牆際而窻戶塵封若久無人居者疑而問之僧曰此李某宅也李授山左宛郡某邑令攜眷赴任已數載矣生聞之色變僧笑曰君著繡琴魔耶生益駭而叩其故僧曰李有婢女名繡琴偶因小故為其主母撻死埋寺牆外每逢月夜輒出現形生如夢初醒夜分女至生詰之女慘然曰妾非禍君者有夙緣故相會耳既見疑難以復留但妾賚恨夜臺非伊朝夕

君若眷戀情好延僧懺悔早拔沉淪惠莫大  
焉生許諾歛然而滅後歸應康熙丙子鄉試  
首題子游為武城宰一節日既夕尚未脫稿  
方挑燈苦吟見女寡簾入曰妾知君文思枯  
澁代購得首藝頗佳口誦命生錄訖謂曰君  
今科捷矣是即所以相報也榜發果雋其房  
師則兗郡某邑李令也來春公車北上生迂  
道謁李未及款叙遽問生首藝何處得來生  
以已作對不信固問之乃以實告李憮然曰

子固應中亦天所以罰我也蓋是歲李之子  
應試楚省首題與山左同藝成頗自喜以犯  
規被貼後省親來署閱同門卷王生首藝正  
已闡中作也

即墨城隍廟有吳道士者暑夜裸體溺殿側  
見神端坐簷下一役跪稟曰西鄉打死人命  
一案兇犯張進福已在逃神躊躇云著吳道  
士代坐監一年道士聞之甚悉凌晨至郭外  
見有人倉皇而來吳遽問曰西鄉有人命事

乎時某村果有其事兇犯潛逃鄉地莫知為誰疑吳知情執鳴於官吳亦忘其名屢受捶楚禁錮囹圄逾年懸案未定一夜吳忽憶神語號呼稱寃詢之備述其故乃差役往拘適張以日久事寢即於是夜潛歸廉得實遂釋道人

東昌諸生許有進家寒鐵筆為生一日晝寢不醒其子喚之驚覺云子為誰復左右視曰我何至此毋與妻出急起避之曰非內親何

得相見母曰子爾母也汝夢耶曰非也我河南副榜傅某言訖遂出徧遊街市曰風景略似吾鄉其子強之歸腹饑索食食粗糲不能下咽晚不入內許無客舍就廚下憩焉三日後晨起忽曰吾適至門遇客趨出不知為誰頃之豁然頓悟告其母曰兒向者神魂飄忽抵河南某城見一官斷獄判曰傅副榜病不至死但恃才傲物不知悛改可徒往山東受罪三日以警其後旋至某庄入一富家款待

甚豐并邀入內室我以素非相識惟於廳室  
憩兩晝夜而返家人亦以前言告之競以為  
異來春燈節忽有人高車而來至許門徑入  
曰予河南傅某也伯母嫂夫人無恙耶適許  
觀燈他出家人尋歸許見之即向所遇出門  
客也兩人各述夢中境易地皆然握手談心  
盟為兄弟

山西榆次縣城東五里有東嶽廟頗著靈異  
神像裝塑如生東廡有木雕立判藍面赤髯



貌尤犷惡諸生顏有德素矜胆力春夕諸友會飲或戲之曰君向有豪名敢抵廟中負得左廊判官來當劇金作筵顏笑諾徑去無何負至則一女尸也衆驚愕而散顏撫其體尚溫負至家顏母灌以湯水移時乃甦詢之曰我虞鄉縣沈家女今夜嫁為曲家婦將就寢忽聞雷聲轟然神輒昏迷覺有人拽之而走如在雲霧中不意竟至此計其地有千餘里其時有德未娶僉曰此天緣也勸令議婚顏

母以有夫之婦不允命顏往詢其家至廣鄉則沈曲兩姓爭訟方與顏告以故邑令備訊其詳判歸顏案乃結

有樵子入深山遙見虎啣一巨鹿來急升大樹匿焉虎置鹿於樹旁徑去樵者下取鹿藏深草中復登樹以伺頃虎導一獸至高二尺許獨角上豎目閃閃如電雄猛異常即蹲踞樹下虎左右覓鹿不得窘甚獸長吼一聲響震山谷虎敲齶叩首獸復吼虎長跪其前獸

以角剔虎胸剖然中解乃吸盡其血徐徐而  
去樵夫下樹負鹿虎歸

濟南農人許某偶掘後園隙地得甃缸二啟  
之貯水如漿疑財物幻化挹勺許於碗置竈  
前有鄰女來乞火見而訝曰此地非貯銀所  
若遇他人必攫去矣許婦聞女言視碗中水  
果化為銀意此女必有後福謀諸夫聘為子  
婦鄰嫌許貧故索辱聘許即取碗中物為定  
踰年娶歸三朝後備牲醪命媿啟視依然水

也許屢欲傾棄終不忍捨經旬餘輒開視仍  
如故後許歿貧無以葬試再啟之已盡成白  
鏹矣

部郎某有婢無故自縊經旬餘部郎夢至一  
府第輝煌巖業堂上坐冕服人儼若王者謂  
曰婢訟爾調姦致死有之乎某力辨其誣即  
見婢跪堦下呼曰主人忘某夕月光皎潔命  
取溺器因露下體戲我乎曰事或有之亦軒  
睡方甦不及檢攝所致實無心也婢猶嘒嘒

爭訴某曰此外曾有談笑之迹及凌虐之情乎婢辭塞王曰一節雖涉嫌疑餘無可指爾自輕生耳叱婢出某遂驚寤

某邑旅店中有廂室多怪異遂扃閉不敢宿後一客嗤其妄強啟之秉燭而寢夜分風聲肅肅門忽闢有女子褰裳入姿態絕人粧束尤為奇艷徐步至榻前客諦視謂曰美麗如卿誠尤物也若生人有此豈不可慰我旅邸寂寥女聞言搖首散髮形容頓改旋自取其

首置几上某笑曰適雖異類猶覺可憐今作此伎倆可憎極矣遽吹燈寢達旦寂無所見自是怪絕

吾邑南鄙村山崖下有巨潭深不可測魚充物其中某歲夏旱水勢漸減村人利其多魚也岸水而取之稍涸即有清泉一股噴激而上勢如匹練頃刻泓然滿矣衆異焉詰朝集多人期必涸以窮其怪日晡家人饋食至方舉箸忽有道人來乞予數甌意猶未足衆舉

食盡推其前曰任從爾啖道人略不遜謝恣  
意飽餐須臾而罄衆相顧愕眙道人旋去移  
時潭水將竭競舉網取魚無片鱗可得惟穴  
底有巨洞洞旁集飯數堆一鼈首昂然自內  
出粗如截筒厥狀睥然衆驚走登岸回顧潭  
中水仍泫然如初

浙江孝廉某館於京師大紳家有日者來決  
已往事頗驗既而謂孝廉應遭雷殛孝廉哂  
其誕日者曰固知子之弗信也第今午有造

訪者子必留飲席間物吾能預知盍即此以示信署券而別移時果有契友至久不去且索飲孝廉恐其言驗雅不欲留而居停則出饌相餉餉核紛陳悉如所云異焉詰朝日者至孝廉告以故堅求厭禳日者乃指塾中童子四人私謂曰此數子將來皆大貴顯某日時至東郊古柏下命四童環坐其旁任有見聞切無恐怖踰時可免孝廉惑其言屆期偕四童坐樹下俄見陰雲四起飛電盤旋巨霆



暴作響振山谷內一童噤不自持遂奔去三  
童亦隨之而奔行未數武忽轟然一聲烟焰  
蔽空頃之晴霽四童回顧見柏樹已震裂而  
孝廉不知所在馳告家人競往踪尋不可得  
惟樹根下有髮蓬蓬掘視之一人僵立其中  
即向之日者也正惶駭間值途行者言數里  
外有人昏卧道旁衆詢其狀急趨省視乃孝  
廉也已甦而起矣

吾邑有王李二人各以胆力自負時歲饑多

餓芋李謂王曰郭外有倒斃者七敢深夜持  
粥歷數而哺之來朝觴以席且拜下風王許  
諾中夜往哺一尸忽吮啞而言曰粥甚美盍  
再哺我王大驚擲碗而奔歸即卧病次日李  
往候王告之故謂將不起李驟然曰何怯甚  
此吾戲汝耳尸凡七我易其一而代之王爽  
然悟病若失

江南諸生某夜夢一武夫身環介冑長跪請  
曰詰朝有難在公某友家幸垂憐往救生驚

寤亟起造友家見一奴攜竹籃入問何物曰  
市得魚充早膳耳前視則活鯉也鬚鬣張動  
撥刺不休目光爍爍若乞憐者向友白其故  
放之江中踰年渡揚子江陡遇狂飈飄船至  
山下石傷船底瞬息將沉衆呼號莫措咸謂  
無生理矣頃隨風破浪而前若有物負之行  
者水雖盈舟行益疾竟達於岸回望之一巨  
鯉搖尾而逝

文登諸生林某苦志好學交丙夜猶吟哦不

輟忽見女子牽簾而入衣繡衣冠玉冠星眸  
月貌光彩照人謂生曰妾蓬萊仙子也仰慕  
高風願託神契生驚喜不自持遂相綢繆每  
夕必至儼同伉儷因之宿業頓廢精神恂恂  
如癡其戚詰而知其故曰豈有仙人而淫泆  
者非鬼即妖今夕就寢當留其衣比曉可立  
辨也生如衆指女酣睡時潛起取衣匿箱篋  
內女聞雞鳴急起披衣不可得問生生不答  
晨光欲動乃號泣赤體而奔天明起視篋中

惟有五色碎泥數片耳白於衆跡至城南十里許俗名娘娘廟者有素泥胚在焉毀之怪乃絕